

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

潘建国

(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, 上海 200234)

摘要: 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引孙手稿《详细履历底稿》、《自述年谱》等资料,对吴氏生平事迹与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,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,并藉此探讨了晚清藏书家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。

关键词: 扬州测海楼;藏书家;通俗小说

一

扬州吴引孙测海楼,是晚清东南地区颇负盛名的藏书楼,时人甚至将其与宁波范氏天一阁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、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“四大家”^①。惜囿于资料,关于吴引孙生平及测海楼藏书情况,迄无详述^②。

最近,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吴引孙手稿《详细履历底稿》与《自述年谱》(以下简称《年谱》),《详细履历底稿》一册,红格稿本,封面左题“详细履历底稿”,右署“辛亥冬福茨自记于沪寓”,末署“宣统三年辛亥冬十二月旅居上海自记”;《自述年谱》一册,亦为红格稿本,封面题“自述年谱初稿本”,“福茨手订”,首页下题“仪征吴引孙福茨甫手订”。今以两书为据,结合《民国江都县新志》卷八“人物传第三”所载小传,对吴引孙之生平事迹,略加考索。

吴引孙,字福茨,祖籍安徽歙县,自其高祖时迁入扬州,居郡城而属籍仪征。父名植,平生精《易》理,旁通诸子百家之书,道光二十九年(1849)以能文章充选贡,后候选直隶州州判,惜

英年早逝,在吴引孙十三岁时,便撒手尘寰。引孙生于咸丰辛亥六月十六日廿时,即公历1851年7月14日晚8点。

同治六年(1867),吴引孙十七岁,补诸生。

同治十二年(1873),癸酉科拔贡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,朝考一等三名,奉旨以七品小京官用签分刑部,七月到任,在浙江司行周,派充帮主稿。

光绪三年(1877)十一月,期满,奏留。

四年(1878)五月,捐免历俸,期满作为额外主事;八月考取军机章京引见,奉旨记名。

五年(1879)三月,传补军机章京;是年顺天乡试中式七十七名举人;十月,兼总办秋审处并兼派浙江司主稿。

七年(1881)四月,三次期满,奏留作为候补主事;闰七月,因校勘列圣圣训完竣出力,奏保以本部主事无论咨留遇缺即补;十一月,因缮修军机处汉档出力,奏保俟补缺,后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。

九年(1883)九月,补湖广司主事,升贵州司员外郎。

收稿日期:2002-09-15

作者简介:潘建国(1969-),男,江苏常熟人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

十二年(1886)四月,考试汉御史奉旨记名,以御史用充军机帮领班章京、领班章京,历充方略馆协修、纂修、收掌提调等差,并派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差,又历次随围出力,部给随带加二级。

十四年(1888),京察一等引见,奉旨记名,以道府用蒙召见一次;九月初九日,奉旨补授浙江宁绍台道,蒙召见一次。

十五年(1889)二月,到任;旋阅邸钞归政恩诏,赏给随带加一级;又亲政恩诏,现任官概加一级,归政加上徽号,恩诏亦概加一级;十一月,捐廉解还北洋洋款息银,请奖二品顶戴花翎,奉部覆准。

十六年(1890),奏派兼办宁镇海防营务处,总理镇海南北岸炮台事务。

二十一年(1895)十二月,保荐卓异。

二十二年(1896),委置按察使,十月到任。

二十三年(1897)二月,回任。

二十四年(1898)十二月,接奉行知因洋税京饷解清,历年经部议准每次加一级,自己丑至戊戌,计十年,共十次,各加一级。

二十五年(1899)正月初六日,奉旨补授广东按察使;三月到京,蒙召见三次;七月到任。

二十八年(1902)六月,奉委总理广东省城武备学堂事宜;十二月十八日奉旨补授甘肃、新疆布政使。

二十九年(1903)正月,经前署总督德寿、署巡抚李兴锐会奏,以广东武备学堂巡警事务甫经开办,请俟新任臬司程仪洛到粤再交卸等因,奉朱批著照所请;闰五月,兼署藩司篆务;六月交卸藩、臬两篆;八月到京,蒙召见二次,赐御书福字。

三十年(1904)六月二十日,到新疆布政使任,奉委总理全省营务处。

三十一年(1905)二月,接奉行知以上年皇太后七旬万寿,恩诏给以从二品荫生,请以子颂贤给荫,咨部覆准,给予荫照,蒙赐绸缎二匹;八月十八日,奉旨署理甘肃、新疆巡抚;九月二十一日,接赴署任。

三十二年(1906)二月,奏请开藩司本缺,俟交卸署篆后,赏假赴山东省亲,奉旨准其开缺;闰四月十三日,交部署抚,即日起程;九月抵京;十二月因母病已愈,呈经山东巡抚杨士骧附片代奏销

假,奉朱批知道了。

三十三年(1907)二月十二日,到京,蒙召见一次;五月二十八日,奉旨补授安徽布政使;六月初一日,具折谢恩,并另折奏请巡解原籍,奉旨调补福建布政使;七月初六日,奉旨调补湖南布政使;初八日,具折谢恩,蒙召见一次;十八日请训,蒙召见一次,旋即出京行抵湖南省城;九月初二日到任。

三十四年(1908)二月初十日亥刻,接电知亲母周氏于是日酉刻,在胞弟筠孙调任直隶天津道寓所病故,例应丁忧;十一月交卸奔丧,十八日抵天津;三月二十八日,由津扶柩起程;四月初十日,到籍安葬,守制章报咨部。

宣统二年(1910)五月初十日,服满;十九日到京;二十四日具折请安,蒙召见一次;六月二十五日,奉旨补授浙江布政使;二十六日谢恩,蒙召见一次;七月十一日请训,蒙召见一次,起程出京;八月二十四日抵浙;二十六日接印任事;十月十二日,经陕甘总督长庚附片奏请,以前在湘藩任内解清甘肃新饷,授案再申前请,赏给头品顶戴,奉朱批著照所请;是年恩蒙赏给三代及本身妻室正一品封典,并领到诰轴;旋奉行知以宣统元年登极恩诏给从二品荫生,请以孙征钰给荫,咨部覆准,尚未领照。

三年(1911)九月十五日丑刻,杭州兵变,焚抚署,城隍山驾炮攻旗营,藩署屡受巨弹,吴引孙时任浙江布政使,携眷暂避暑侧民屋。十八日,吴妻钟夫人率子颂贤等移居上海。十九日,汤都督寿潜派员约吴在藩署清理库款簿册。廿八日吴由杭至沪,寓五马路十三号洋房。十一月中旬,吴引孙捐助扬州军政分府米一千石。

民国元年(1912):阴历二月十四日,接国民协会总协理函,推吴引孙为参事。十九日,吴剪发去辫,不易服。《年谱》称“余旅沪年余,交游甚寡,足不出户,客居无事,偶成感怀、答友各诗四十余首,聊以自遣”。

民国三年(1914):吴引孙之妻钟氏夫人亡故,吴引孙悲伤不已,《年谱》云“余与钟夫人结缡四十三年,苦甘与共,形影相依,一室倡随,深资内助,一旦永诀,老境何堪”。

六年(1917):《年谱》载“近来时阅修养性命各书,藉以卫生。每日仍行深呼吸各二刻。余昔

年曾于别号‘福茨’、‘仲申’之外,另号‘养宽’以自傲。现又自号曰‘拙圃老人’、‘玉林居士’、‘潜真子’、‘玉公羽’,又曰‘佛慈’,均刊有图章”。

八年(1919):《年谱》载“余于三月廿七日寅刻睡梦中得一联语:立定脚跟,同登彼岸;放开眼界,普度群生。晨起志之,益加自勉”。

九年(1920):吴引孙七十寿辰,举办家庭庆祝会。《年谱》称“自八月初四日起,每日早、中、晚行深呼吸三次,每次行一千八十呼吸,并于呼吸时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千八十遍,计每日共三千二百四十呼吸,念佛号三千二百四十遍,日无间断”。

《年谱》至此终止,吴引孙卒年未能确定,其上限为1920年。

二

吴引孙的祖父吴次山,喜爱读书,书斋名为“有福读书堂”,自署“有福读书堂主人”,这对引孙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咸丰癸丑(1853),吴家遭兵灾,书籍“荡然无存”,以至等吴引孙“稍解涉猎”、渴望读书时,家中竟已无书可读,又“无力购书,即辗转借观,亦不易易。因思寒酸之士,有志读书,恒苦于无书可读”^③。鉴于此,为官之后,吴引孙决定节省俸禄,广购书籍。当时,“宋元以前奇编异帙为稀世宝,悬价购求,所遇辄鲜,即明以后精刊旧槧,暨国朝殿版各书,亦复昂值居奇,艰于购致”^④,因此,吴引孙制定了不同于一般藏书家的收书目标,“余惟视力量所及,耳目所周,不拘一格,凡元明刊本,旧家善本,寻常坊本,殿刻局刊各本,随时购觅,意在取其完备,不必精益求精,自宦游浙粤十余年来,节省廉俸,广购储藏,得八千零二十种,计二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卷”^⑤,蔚为壮观。

光绪十九年(1893),吴引孙编定了自己的第一份藏书目录,题为《有福读书堂书目》,分成经、史、子、集、艺、丛、医、试、说、教、阙共11类,并对后7类分别作了简短的说明,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“说”部的解释,“小说,本子类之一,然中多鄙俚之作,不登大雅,未便阑入子部,故以说类别之”^⑥,很显然,这些没有置于传统“子部”而又“鄙俚不登大雅”的小说,盖即为通俗小说之类。吴引孙可能觉得自己在藏书目录中收录通俗

小说,有悖于藏书界传统,所以在书目的“序例”中,他强调说“以上十一类,仅凭臆见,酌量分门,便于翻检,识者幸勿以有乖四库体例而见消焉”^⑦,言下之意,此份目录仅供吴家后人读书查阅,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藏书目录,事实上,吴引孙也从未将《有福读书堂书目》刊印出版过。

11年之后,即光绪三十年(1904),吴引孙编定了自己的第二份藏书目录,名为《测海楼书目》,他在书目的体例方面作了两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改动,其一,放弃原来的11部分类法,代之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,复仿照《粤东广雅书院书目》之例,增加“御制敕撰”、“杂著”、“丛书”三部,合为7部;其二,“所藏各籍,间有稍涉鄙屑者,删之弗录,无贻大雅羞”^⑧,不用说,原来著录在“说部”的通俗小说一定是他删汰的重点对象,悉被摒弃无遗了。经过这样的改动,吴引孙似乎稍感放心,宣统庚戌(1910),他将十二卷的《测海楼书目》付刊问世。

对比吴引孙编撰两份藏书目录时的前后态度变化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:明清通俗小说低下的社会地位、历朝政府严厉的禁毁措施、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,凡此种种,曾经对清代的藏书者、目录学者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,即便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吴引孙也未能幸免。不过,吴引孙毕竟要比以前的藏书家开放了许多,这不单是因为他在《有福读书堂书目》中作过收辑通俗小说的尝试,更是因为在吴引孙的测海楼中,确实确实收藏着一批数量可观的明清通俗小说。

1921年吴引孙谢世,测海楼的大宗藏书由其子吴少茨掌管,由于种种原因,图书的保管发生困难,为了防止失散,以不负父辈苦心收集之意,约在1925年左右,吴家放出转让的风声。1929年冬,北平富晋书社主人王富晋(字浩廷)往上海购书,闻听此讯,急请书贾朱荣昌为中介,与吴家洽谈,最后以30000元的价格买下测海楼的全部藏书589箱,双方在1930年1月27日签定了合同,王浩廷支付了定金3000元,准备择日起运。然好事多磨,当时另外有个书商王锡,也曾有意购买测海楼藏书,竞争失败后,出于嫉妒,写信给江都教育局,谎称测海楼藏书中有许多善本孤本,吴少茨欲将其转售他处,甚至出口日本,请求政府从保护地方文献的角度,予以干涉禁止。江都教育局立

即将此事呈报县长及江苏省教育厅,结果地方政府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,命令禁止将测海楼藏书外运。王浩廷无奈于4月赶赴上海,求助于著名的古籍目录学家陈乃乾,陈乃乾复请蔡元培、董康等人从中周旋,最后由蔡元培先生致信江苏教育厅厅长,作出“富晋书社实未有转售于国外之事实,而测海楼书目中亦并无旧刊名钞”的担保,江都县始撤消了禁运令^⑨。

1930年8月18日,测海楼藏书终于运抵富晋书社的上海分社。同年12月,陈乃乾收录其中旧本的行格序跋,编成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两册;1931年11月,富晋书社编就《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》四册出版,封二有王富晋的识语,称“本社专收宋元明清旧书,历二十余年,收罗颇称宏富,已刊有书目印行。客春辗转托求,几经波折,始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归为敝社所得。今特印行测海楼藏书目录,以共同好而资流通。如蒙惠顾,无任欢迎”,“此目录专载扬州吴氏测海楼之藏书,计分经、史、子、集,装订四册”云云,在此目“子总部·小说类”中,王富晋首次公布了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的全部目录,计有82种:

- 1.《绘图三国演义》六十卷,咸丰七年春明堂重刊本。
- 2.《绘图荡寇志》七十卷,同治十年重刊本。
- 3.《绣像绿牡丹》六卷,道光壬辰刊本。
- 4.《绣像金石缘》八卷,同治乙丑刊本。
- 5.《绘图银瓶梅》四卷,石印本。
- 6.《雪月梅传》十卷,聚锦堂刊本。
- 7.《绣像英烈全传》十卷,经国堂刊本。
- 8.《绣像正德游江南》七卷,道光江左书林刊本。
- 9.《红楼梦》三十回,嘉庆甲戌刊本。
- 10.《绣像韩湘子传》三十回,嘉庆刊本。
- 11.《绣像八才子白圭志》,木刊本。
- 12.《绣像五虎平西前后传》,木刊本。
- 13.《绣像希夷梦》四十卷,光绪戊寅刊本。
- 14.《绣像草木春秋》五卷,木板本。
- 15.《绣像五美缘》八卷,道光戊申刊本。
- 16.《情天宝鉴》十八卷,石印本。
- 17.《绣像闺秀英才传》(即《女才子传》)十卷,老石印本。
- 18.《九才子平鬼传》四卷,木板本。
- 19.《绘图镜花缘》二十卷,老石印本。
- 20.《绣像说唐前后传》,木板本。
- 21.《增订儒林外史》,同治刊本。
- 22.《绣像西游记》一百回,木板本。
- 23.《绣像开辟演义》,道光刊本、铅印本两种。
- 24.《绣像争春园》,道光刊本。
- 25.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一百二十回,悼红轩刊本。
- 26.《绘图

- 27.《南北宋志传》二十卷,木板本。
- 28.《圣朝鼎盛》十回,石印本。
- 29.《花月痕》十六卷,老铅印本。
- 30.《水石缘》四卷,道光刊本、木板本两种。
- 31.《绣像东西汉演义》十八卷,木板本。
- 32.《双凤奇缘》七十三卷,嘉庆刊本。
- 33.《绣像全图三国演义》,老鸿文书局本。
- 34.《绣像济公传》二十回,光绪刊本。
- 35.《绣像云锤雁全传》五十四回,同治刊本。
- 36.《绣像续小五义》八卷,老石印本。
- 37.《绣像五凤吟》四卷,同治刊本。
- 38.《绣像平妖传》六卷,道光刊本。
- 39.《忠孝勇烈奇女传》四卷,光绪刊本。
- 40.《秦雪梅传》十卷,木板本。
- 41.《老残游记》,石印本。
- 42.《绣像锋剑春秋》十卷,同治刊本。
- 43.《岭南逸史》十卷,木板本。
- 44.《绣像铁冠图传》八卷,光绪刊本。
- 45.《绣像圣朝鼎盛万年青》三集,石印本。
- 46.《常言道》四卷,木板本。
- 47.《红楼梦补》四十八回,申报馆本。
- 48.《绣像铁花仙史》二十六回,铅印本。
- 49.《绘图前后七国演义》,老石印本。
- 50.《绘图风月传》,老石印本。
- 51.《绘图杨家将》,石印本。
- 52.《绘图游江南》,石印本。
- 53.《绣像万年青》二集,石印本。
- 54.《东周列国志》二十三卷,乾隆刊本。
- 55.《绣像后西游记》八卷,木刊本。
- 56.《绣像水浒传》八卷,木刊本。
- 57.《绘图五才子书》,旧铅印本。
- 58.《绣像封神演义》,旧铅印本。
- 59.《绣像禅真逸史》,木板本。
- 60.《忠节全传》十六卷,木板本。
- 61.《水浒后传》,申报馆本。
- 62.《绣像鬼谷四友志》,木刊本。
- 63.《绘图续彭公案》,石印本。
- 64.《画图缘》四卷,木板本^⑩。
- 65.《后红楼梦》,木板本。
- 66.《绣像海公奇案》,光绪刊本。
- 67.《燕山外史》二卷,木板本。
- 68.《锦香亭传》四卷,木刊本。
- 69.《绣像龙图公案》八卷,木板本。
- 70.《绣像清烈传》三十二卷,铅印本。
- 71.《小五义》,申报馆排印本。
- 72.《绣像四游合传》,木刊本。
- 73.《绣像合锦回文传》,木刊本。
- 74.《说唐三集》,木刊本。
- 75.《二才子好逮传》四卷,木刊本。
- 76.《绣像施公案》,木刊本。
- 77.《绘图永庆升平》,铅印本。
- 78.《增像小八义》,木板本。
- 79.《绘图彭公案》,老石印本。
- 80.《图象西洋通俗演义》,石印本。
- 81.《青楼梦》,木板本。
- 82.《绣像粉妆楼》,木板本。

另外,测海楼中还藏有《绣像锦上花》、《双飞

凤》、《绣像全图笔生花》、《绣像鹦歌记》、《绣像梦影缘》、《绘图大红袍》、《绣像前后珍珠塔》、《绣像九美图》、《绣像双珠球》、《绣像双玉镯》、《绣像八美图》初集二集、《绣像天雨花演义》、《绣像双金锭》、《绣像云中落绣鞋》、《绣像珠玉缘》、《绣像百鸟图传》、《痴人说梦》、《绣像双玉杯》、《绣像千秋恨》、《来生福》、《绣像安邦定国志》、《绣像凤凰山》、《绣像全图玉钗缘》、《双剪发铁胎弓全传》、《绣像再生缘》、《绣像玉鸳鸯》、《绘图一棒雪》、《绣像明末弹词》、《岂有此理》等弹词小说29种。

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,虽然没有令人惊叹的善本、孤本,悉为“习见之本”^⑩,但数量繁多,且本本皆为吴引孙宦游浙粤之际费心收罗所致,每得一书,“必钤藏印于首叶,并手识曰几函几册几元几角,函以板,悬以签,无折角,无缺叶,完好整洁,无虫鼠之蚀”^⑪,透露出其对通俗小说的喜爱之情,这在清代藏书家中是颇为罕见的。

三

有清一代,通俗小说足称繁盛,藏书事业堪谓兴旺,但令人奇怪的是,公私目录对通俗小说的著录却几近空白,其中原因值得深究:

其一,清政府旷日持久的禁书运动,阻碍了通俗小说的收藏与著录。

清政府对通俗小说的禁毁,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,而且呈愈来愈紧、愈来愈密的趋势,于道光、同治年间达到高潮。综观各朝、各地的禁毁法令与告示,其目标主要针对通俗小说的编撰、刊刻、租售,其中亦多涉及小说的收藏:譬如乾隆三年(1738)规定:“其有收存旧本,限文到三月,悉令销毁。如过期不行销毁者,照《买看例》治罪”;嘉庆七年(1802)上谕:“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,现已刊播者,令其自行烧毁,不得仍留原板,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”^⑫。值得一提的是,几乎在每条禁毁法令及告示之后,均要附加以下内容:“如有无藉棍徒,勾通地保,以搜查为名,讹诈扰累”,将“以凭究办,决不姑宽”^⑬,据此可以推测,当时一定常有类似的案件发生,所以才需要将它与禁书法令一起颁布实施,《抚吴公牒》卷十五《崇明县详奉飭查禁收买淫书据董稟办议罚各情由》恰好记载着一个实例:同治七年(1868),江苏

巡抚丁日昌发起禁毁小说运动,娄县有位姓端的门闾,在西门外扫叶山房搜获《珍珠塔》小说一部,结果书坊不但“罚洋数十元”,且被“藉端骚扰”^⑭。这样,一方面是官府三令五申,严禁私藏小说;另一方面,又有无赖小人正在寻机讹诈钱财,收藏通俗小说的风险无疑就大大增加了,即便有人壮着胆子暗中收藏,自然不敢、也不会在藏书目录中流露出来,而去招惹无端的麻烦。

其二,社会舆论为小说收藏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。

清乾隆刊《远色编》卷中“劝藏书家”云:“阅旧家,藏书充栋,以备考览,以示子孙;若将淫书一概什袭,流传后代,能保子孙不过目乎?少年心志易惑,是为祖为父者教之为不肖为禽兽也。亟宜检出,尽付祖龙,方称为诗礼之家”;清夏敬秀《正家本论》卷下“闲书勿藏”载:“家有藏书,真旧家也。然有必读之书,有备览之书,有不急之书,有断不可畜之书”,“不可畜之书,则佛家、道家之经、各种淫词艳曲,及诸凡小说之类是也”^⑮;余治《得一录》卷十一之一《收毁淫书局章程》,转载了时人桂宫梯总结的“收藏小说四害”:

一、玷品行。览此等书,必非正人佳士。南海一县令,好观《肉蒲团》,手钞小本日玩之,不意乱入详册,上司怒其无行,参革而死。

二、败闺门。凡好藏淫书,好唱弹词诸家妇女,率多丑声。其秉性幽贞者,或以忌疾死,下此不忍言矣,可胜痛哉。

三、害子弟。藏此书者,子弟必然偷看,其佳者以此早知觉,早破身,或以疾死,即转而自悔,而元气一散,断不能成大器。世间尽有佳子弟,秀出一时,迄无成就,由浑金璞玉,早年玷缺,皆乃父巾箱中密藏物所害也。若中下者,必好此破家矣。金陵一名家子,过目成诵,年十三,博通经史,一日偷看《西厢》曲本,忘食废寝,七日夜而元阳一走,医家云心肾绝矣,乃死。

四、多恶疾。好此种书,必多妖,必多忌疾。杭州朱司马,人极丰伟,年甫五十,即乞归,谓家人曰:“我幼时喜小说,风痰入肾,不久矣。”未几死。看淫书之

害如此。呜呼!真可为痛哭者也。

很明显,小说收藏已被社会舆论涂抹上了可怕而又可悲的色彩,这足令相当的藏书者为之怯步。

其三、知识界对小说著录的鄙视,也极大限制了藏书者对小说的关注。

少数偶曾涉及通俗小说的目录学著作,在清代均遭到了知名学者及藏书家的批评,譬如曾著录《水浒传》小说的《续文献通考》,被周亮工、阮葵生等人讥讽为“罗列不伦,何以垂远”;而《百川书志》、《读书敏求记》诸书,则被孙诒让指责为“榛楛勿剪,宏达所嗤”。另外,乾隆时期修撰的国家级权威目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只在“子部·小说家”中有所选择地辑录了部分文言小说,对通俗小说则一篇不录,一概摒弃,此举进一步助长了普通藏书者对通俗小说的“鄙薄”之风,正如清人耿文光在《苏溪渔隐读书谱》卷四中所说的那样:“予于小说,不甚留意,所藏者,亦不暇遍观,然足以示劝戒、广见闻、征故实,则亦不可废矣。今所录者,凡四十一家,择其文之尤雅者,足资考证与古书之流传,及今说之成家者,并著之,姑存其概,不复类分。其他猥鄙荒诞之作,悉为删退,不滥及也”。明明有所收藏,却又在编目时“悉为删退”,这样的做法与心理,与吴引孙可谓如出一辙。

资料表明,藏书家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尴尬关系,直至清末民初才开始获得改变。晚清时期,中国社会内忧外患,清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危机,虽对小说仍实行查禁,但其力度、深度已远不如从前,以至于“各省书肆,竟然违禁刊刻,公然售卖”^⑧,通俗小说传播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;另外,清政府长期的禁书运动,无意中却给晚清的藏书界造就了一个新的收藏品种,即所谓的“四库未收书”、“禁毁书籍”,通俗小说作为被查禁的对象之一,自然也引起了藏书者的关注,更何况那些刊刻于明代或清初的小说,在版本学上至此也具有了相当高的收藏价值;而最为关键者,随着西学在中国社会的传播,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,以光绪二十年(1897)天津《国闻报》发表《附印小说缘起》、光绪二十四年(1898)梁启超发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为标志,一场所谓的“小说界革命”爆发了,虽然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是西方翻译小说,

是新小说,而非中国古代小说,但小说总体文学、政治、社会地位的提高,毕竟也给古代小说带来了被重新认知的契机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通俗小说开始逐渐走进文人的书斋,走进藏书家的藏书楼。譬如:

清末著名文人俞樾,对通俗小说的兴趣浓郁,他曾通过购买、转借等方法阅过《水浒传》、《后水浒传》、《英烈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女仙外史》、《清风闸》、《西洋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通俗小说多种,自称“老去深知精力孱,旧时学业半从删。拼将暮史朝经力,都付南花北梦间(自注:杨蓉裳以《天雨花》弹词、《红楼梦》平话并称,谓之“南花北梦”)^⑨;在其所著《茶香室丛钞》、《茶香室续钞》、《茶香室三钞》、《小浮梅闲话》、《壶东杂录》等学术笔记中,他评价、考证了数十部通俗小说,涉及小说的本事、作者、艺术诸方面;俞樾甚至还对小说《三侠五义》进行了精心的编次删改,易名《七侠五义》,于“沪上石印,风行广播”^⑩,获得极大成功,时人誉为“另具一种体裁格调”,“实开近日一切侠义小说之门”^⑪。

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,其家亦曾购藏通俗小说,李母因受寇惊,心情不悦,乃“令子妇辈排日读小说演义,若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唐传》、《岳传》,以自消遣”^⑫。

苏州吴县藏书家潘祖荫,其滂喜斋中藏有抄本《儒林外史》六册,五十六回,半叶十行,行二十五字,卷首有“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”题签,他还经常与居住在附近的俞樾谈论“院本传奇、平话小说”,并向俞推荐阅读新出小说《三侠五义》。

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在《八千卷楼自记》中,介绍自己的藏书情况:“凡四库之附存者,已得一千五百余种,分藏于楼之两厢,至后八千卷楼所藏之书,皆四库所未收采者也,以甲、乙、丙、丁标其目,共得八千种有奇,如制艺、释藏、道书下及传奇、小说,悉附藏之”。

当然,最值得一提的是江阴藏书家缪荃孙与长沙藏书家叶德辉。1915年,缪荃孙出版《京本通俗小说》,刊入其《烟画东堂小品》丛书,且以“江东老蟬”为名作跋,称此书“的是影元人写本”,又说“《金亮主荒淫》两卷,过于秽褻,未敢传摹”云云。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出版,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、藏书者的注意,1916年,远在长沙的叶

德辉致函缪荃孙,求借《金亮主》话本^②,1919年孟冬,叶出版《金亮主荒淫》,称“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第二十一卷”,又说是“照宋本刊”,与缪荃孙的说法不相一致,这引起了人们对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真实性的怀疑,郑振铎、李家瑞、马幼垣、马泰来、胡万川、苏兴等海内外小说研究者,均曾撰文探讨过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真伪问题,虽迄无定论,但我们关注的是,作为晚清名闻南北的藏书家,缪、叶两人竞相影印通俗小说作品,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:通俗小说与藏书家及文人学者之间的关系,至此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即从排斥走向融洽,从疏远走向紧密。

注释:

- ①1930年3月7日《江都教育局呈县长文》称:“查海内搜买古书者,以四大家为最著称,浙江则有范氏天一阁,聊城则有杨氏楹书隅录,虞山则有瞿氏铁琴铜剑楼,江都则有吴氏测海楼”。附录于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之后,1932年富晋书社版。
- ②叶昌炽:《藏书纪事诗》、伦明: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、杨立城,金步瀛:《中国藏书家考略》、吴晗: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、李玉安,陈传艺:《中国藏书家辞典》等书均失载。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《中国目录学家辞典》曰:“吴引孙,近人,江苏仪征人,生平不详。在目录学方面,编有《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》十二卷”,寥寥数十字,且多语焉不详;徐雁《藏书楼影话》对测海楼有一段介绍,但亦过于简略,文载《藏书家》1999年第1辑。
- ③④⑤⑧吴引孙:《测海楼书目自序》,附录于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之后,1932年富晋书社版。
- ⑥⑦吴引孙:《有福读书堂书目序例》,附录于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之后,1932年富晋书社版。
- ⑨关于测海楼藏书转卖给富晋书社的详细经过,可参阅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自序、《售书合同》、《江都教育局呈县长

文》、《江苏教育厅令江都县长文》、《吴氏家族代表吴伯呈江都县长文》、《王浩廷呈江苏民政、教育厅文》、《蔡元培致江苏教育厅厅长函》、《江都教育局总务科主任包、社会教育科主任禹德培呈覆查勘情形文》等文件资料,均附录于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之后,1932年富晋书社版。

- ⑩阿英:《小说二谈·小说新谈·图画缘》称:“我所得到的本子,题‘画图缘平夷传’,约系嘉庆翻刻,原系扬州测海楼藏本,亦四卷”,阿英所说“藏本”实指“收藏本”之意,大塚秀高:《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误作“藏版”收录,韩锡铎,王清原:《小说书坊录》复沿大塚秀高之误,将测海楼作为小说书坊收录,特指出。
- ⑪见姚光1931年2月26日为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所作序言。
- ⑫陈乃乾: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自序,富晋书社,1932年版。
- ⑬均见王利器: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史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。
- ⑭见《劝毁淫书征信录》之浙江巡抚道光二十四年禁令。
- ⑮转引自陈益源:《丁日昌的刻书与禁书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,1997年第2期。
- ⑯转引自陆林:《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》,载《明清小说研究》,1997年第2期。
- ⑰《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三百十三同治十年六月谕,转引自王利器: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。
- ⑱俞樾: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三“庚辛编”《偶于吴蔗农孝廉处借小书数种观之漫赋一律》诗。
- ⑲平步青:《霞外摭屑》卷九“大禹治水小说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版。
- ⑳石庵:《忏观室随笔》(1909)。
- ㉑李慈铭:《越缦堂日记补》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所载。
- ㉒事见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,第559页。叶德辉曾经刊印过包括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等在内的古代房中书与性文学作品,所以不避“秽褻”,求借《金亮主》话本。

Research on Wu Yinsun's Cehai Mansion in Yangzhou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Collection of Popular Fiction

PAN Jianguo

(Humanities College,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, Shanghai, 200234, China)

Abstract: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makes a quite detailed observation of Wu Yinsun's deeds during his life and the popular fiction stored in Cehai Mansion in the light of such references as his manuscript *Detailed Personal Record and An account of chronological life* found in Shanghai Library. Included in it is also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fiction and book collectors in Late Qing Dynasty.

Key words: Cehai Mansion in Yangzhou, book collector, popular fiction

(责任编辑:卢大中)